



0225

王充與葛洪文學理論的
比較研究

年度 一九六一
姓名 杜維明
系別 中文系
導師 梁容若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



C178131

私立東海大學畢業論文

以九十四分

梁宗

六月廿三日



第94



TB
AC
4426
1961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詳研王葛之書，提要鉤玄，具見匠心。比較論文主張綱舉目張，富有理致，具見地。

辛酉年六月十三日 梁容若



第二章 王充的文學理論與葛洪的關係

(一) 比較研究王充與葛洪的原由

(二) 王充影響葛洪的實例

第三章 王充的文學理論

(一) 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

(二) 文學的目的

(三) 為文的態度

(四) 創造的精神

第四章 葛洪的文學理論

(一) 概說

(二) 文章與德行並重

(三) 古文不必勝今文

(四) 其他與王充相同的文學主張

(五) 葛洪自己的見解

附註

參考書目

王充與葛洪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

第一章 前言

在中國文學批評的史料中，真正夠得上專著的，也許只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除此而外，或者是一篇短文，一札書信，（註二）或者是散見於著作之中的言論，或者只是些雜感，讀後感，都沒有綜合前說，加以系統條貫以後再獨抒己見的作品。因此中國文學批評史發展的線索不明朗，所有的材料也雜亂無章。如果把其中某個人單獨地提出來研究，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待說，真正代表他自己的見解也不容易提鍊出來，因為他並不是有意識地要敘說自己的文學見解，不是想要提出甚麼文學上的新觀點，他之所以涉及到文

學理論上的課題，也許是討論其他思想上的問題而附帶提出來的見解。既然單獨地研究一個人發生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比較研究法，雖然不一定能打破這些難關，總是比較合理的辦法。

本文雖以「王充與葛洪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為題，但是却以葛洪為主。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因為葛洪在後，如果承認文學理論的發展性，那麼葛洪在某幾方面應當更顯得有價值（註二），另一方面，由於近人對王充的論衡發生普遍的興趣，散見於論衡諸篇的文學理論因此也受到相當的重視而葛洪的抱朴子還是一片荒原，沒有經過深入的研究。比較更有發展的餘地。

王充和葛洪的文學理論，幾乎全部散見於抱朴子外篇及

論衡兩書之中，但却不成系統。因為他們都是爲了表現哲學思想達到實用目的而寫成的，文學理論相較之下只能說是居於次要的地位。要弄清楚王充或葛洪的文學理論，本來對他們的^們思想先作一次全般的討論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的文學理論實在是哲學思想的一種表現。可是對於王充或葛洪文學理論的地位問題，我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從整個文學批評史來看，他們只是過渡時期的人物而已，我的重點是要把握這兩位散文的推崇者在他們的時代裏已經提出了些甚麼有價值的文學理論。至於這些理論到底發生了些甚麼影響也略而不論。換句話說，這篇論文只要討論^與比較王充和葛洪的文學理論，只注重這理論的本身，對於這些理論背後的推動力——哲學思想，以及這些理論所發生的影響力——在文學批評史上的

價值，都不涉及。我以為研究他們的哲學思想是對王充或葛洪這兩個人的作一全般了解所必經的手續，研究他們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是寫批評史討論其前後關係，相互影響時所要涉及的問題，本文旨在描敘王充和葛洪的文學理論，及其同異所在。因此對於他們的時代，生平乃至大部分思想都只好割愛了。其實，如果能把他們的文學理論根據原始材料還歸本來面貌，以供深一層的研究，寫這篇論文的目的也就算達到了。

另外有一件事要聲明的即是本文在開始時只準備討論葛洪的文學理論，然而經過一番整理發現單獨研究葛洪似乎行不通，因為他的文學理論裏到底那些可能是舶來品，無法分辨清楚，同時在許多文學批評史中引用抱朴子以後常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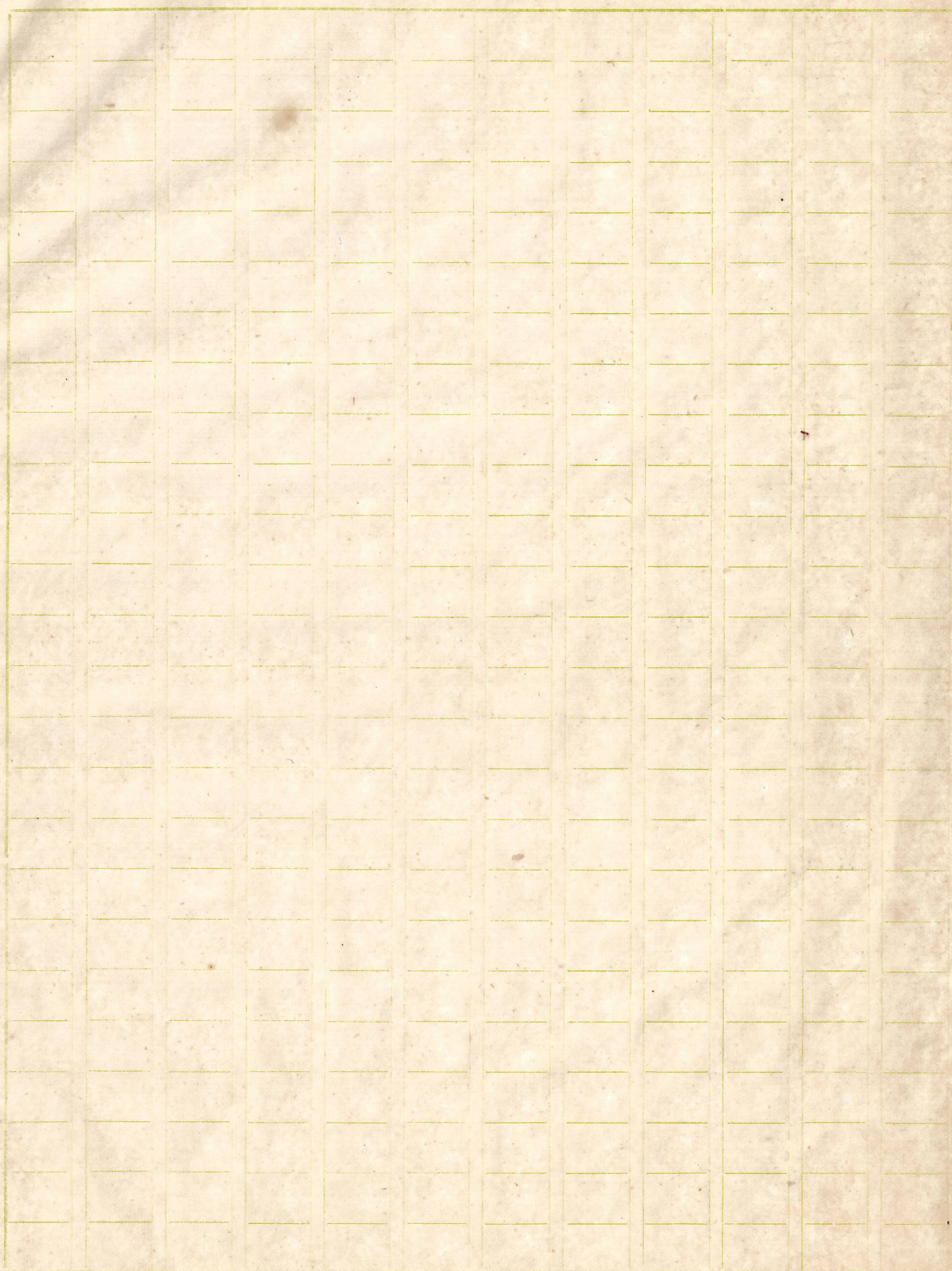
按語，說是與論衡合，於是引起研讀論衡的興趣，漸漸才改定爲現在的題目。由於這個緣故，我發現單獨研究一個人的文學理論，尤其是不成系統的文學理論，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而本文之選定王充與葛洪來比較並不是預先決定再硬湊起來的。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文將分作三章來討論，第一章敘說王充影響葛洪的痕跡，並證明葛洪與王充的關係，算是引子。

第二章敘述王充的文學理論，分成四項來討論。

第三章敘述葛洪的文學理論，並由此討論葛洪承繼王充而加以發揮的文學見解。

下面就根據這個線索分別來討論。



第二章 王充的文學理論與葛洪的關係

(一) 比較研究王充與葛洪的原由

晉書本傳有一段稱頌葛洪的話，說他「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曠，析理入微。」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葛洪的學問絕不是承繼一家而來的，當然他對文學的理論也不會只有一個淵源。可是，並不能因為葛洪是儒道之間的人物而且涉獵極其廣泛，就否認他的文學理論受到某人的影響或者有繼承某人的觀點而加以發揚光大的迹象。如果文獻上和理論上可以找到有力的證據，我們還是可以放心地把葛洪及影響葛洪的人擺在一起來討論。這個人，我認為即是王充。事實上，民國以來，編纂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如果提到葛洪，明言或暗示總免不了要提到王充，這當然不是牽強附會

• 單從抱朴子及其逸文中提到有關王充的材料來看也許還不夠，但是把王充的文學理論和葛洪的文學理論都理成系統，比照來研究，葛洪受到王充的影響實在是顯而易見的事。所以，我願意化相當的篇幅，引用必要的原始材料，先把王充的文學理論作一比較仔細的研究。這樣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方面可以檢討近人研究葛洪的文學理論所得到的結果：他們以爲葛洪「今實勝古」的進化論和「文質並重」的文藝至上論是創見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異彩，奇蹟。於是利用這片異彩，這個奇蹟大作其文章來打擊當時標榜「文以載道」的「道學先生」。其實，王充已經有了這個說法而且葛洪的原意比近人的態度要和緩多了，客觀多了。另一方面，對王充的文學理論有了深一層的了解，可以把它與葛洪的文學理論互相參照比較。由相同的可

以看出葛洪發揚古說的能力，由相異的可以了解葛洪獨抒己見的本領。

(二) 王充 影印葛洪的實例

首先，至少要證明葛洪曾經讀過了王充的著作——論衡。北堂書鈔卷九十八所引抱朴子逸文雖不完全有力，至少可以窺其大要，葛洪記述說：「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嘆爲高文，度越諸子，恆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與爾共之，勿廣也。」

一又見藝文類聚五十五，太平御覽六二六、六一七、六九九（另外，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九引抱朴子曰：「謝堯卿東南書士，說王充以爲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

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者也。」也
可以看出葛洪對王充推崇的情形。至於抱朴子喻蔽篇爲王充所
作了^的解說和辯護就更明顯了。

喻蔽篇說：「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

爲冠倫大才，」以後順次答覆同門魯生所說之三難。^{（註三）}第一難是

物以稀美爲貴，而王充論衡過多，所謂：「夫瓊瑤以寡爲奇，

積礫以多爲賤。：：：。」王充著書兼箱累帙。」葛洪回答

說：「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

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

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南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

緬邈無表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

淡泊不貴於厚載也：：：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

博才大，又安省乎……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

第二難所謂「乍出乍入，或儒或墨。」葛洪答曰：「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欲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憎枯枝而伐樹也。」

第三難是「屬詢比義，又不盡美。」葛洪回答得很妙，他說：「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

百藥雜秀而殊治……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瑣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韙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淹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壺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

由這些辯論看來，葛洪對於王充寫作的態度不但贊同而且是推崇備至。葛洪當然熟讀過論衡，當然研究過王充的文學理論，毫無疑問地，他也受到了王充的影響。關於這一點，還待我們整理出王充的文學理論，拿葛洪的文學見解來參照比較以後，再下定論。

第三章 王充的文學理論

王充的文學理論大抵散見於論衡的超奇、佚文、書解、案書、對作、自紀諸篇。它本身並不成系統，也許王充根本不是

7

自覺的在論衡裏發表文學見解。儘管如此，把這些零碎的材料聚合起來加以分析和整理後，可以發現王充的文學理論自然有其統一性和獨立性。

根據論衡諸篇所搜集的材料，可以從四方面探討王充的文學理論：一、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二、文學的目的。三、爲文的態度。以上三點純粹是環繞着文學的本身而發展的。四、創造的精神，這一點，本來可以畫歸到爲文的態度一項去討論，然而，爲文的態度一項裏所涉及的多半是應當如何去作文的問題而所謂創造的精神王充又表現得極爲突出，幾乎成爲文人之所以有價值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特別提出來，成爲獨立的項目。現在，就根據這四項原則分別用原始材料來印證。

（一）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

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由於王充以前的論文者都跳不出德本文末的觀念，總沒法建立起來。當然，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是不可能靠一個人就能建立起來的，而且，即使能夠靠少數人建立起來也絕不會出現於東漢那麼早。然而，王充確向這方面努力過是點可致疑的。

關於王充論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的見解多半見於超奇篇。首先，先來看他對文人之地位的建立所發表的見解。超奇篇裏有一句話說：「繁文之人，人之傑也。」以繁文之人爲第一等人，實在是突出的見解，與楊雄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說迥然異趣。再看：「足不彊則迹不遠，鋒不銘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註四）更對作文之士讚賞不已。於是，對於文人在當時不被尊重之情形表示異議：「國君聖而

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所以，當別人斥責爲文之士的時候，王充又挺身而出來相辯駁：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註四）

在這裏，有一點要特別說明的，王充爲文人爭地位的動機，並不在標榜玩弄筆桿人物，所以他提出鴻儒一名詞來代表屬

文之士的最高峯：

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
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
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
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敵
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註四）

由於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王充是以表現能力的高低來
評定行文之士的地位的，並且廣義的文學價值也因此而建立了
。我們先引用書解篇的一段話來結束王充對文人的地位所作的
建立工作，然後進一步來討論他對文學價值所發表的意見。在
這段話中他用說經的世儒和著作的文儒互相比較來顯露行文之
士的地位：

9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廛能顯其名？」

所以，王充論衡佚文篇直稱「孔子周之文人也。」關於文學的價值王充更有許多清晰而寶貴的意見。他在佚文篇中引用易經的話說：

「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他又說：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這些言論正表現出他重視文學的傾向。超奇篇：

「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這段話初看起來是貴實之論，然而比照各種說法再加以研究，我們可以了解，王充講這段話，爲的是要說明他所推崇的文不是浮華無根的彩色而是由真才實學所流露出來的，這個意思到後來談到爲文之態度的時候將逐漸明朗化。談到漢朝興國的情形王充有一段奇怪的解釋，他說漢高祖「及起，楚望漢軍成五彩，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五采五星之說想必

是漢朝對劉邦打天下的傳說，王充用此附會上重視文學——廣義的文學——的見解，他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當人問起：「士之論高，何必以文？」時，他就大刀闊斧的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就現代眼光來看，他這樣推崇文學還不能令人滿意，但在東漢之時，能有如此見解，已是難能可貴，獨一無二了。

(二) 文學的目的

王充以爲作文當有目的，即是當有爲而作，這並不表示他

以爲文章只是宣揚道德的工具，但却明顯的說出中心無主的堆砌詞藻，王充並不贊成。於是有人問他：「賢聖不空生，必有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他回答說：「聖人作經藝者（著）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使道善，歸正道焉。……」（註五）以下他更舉出孔子、孟子、韓非、陸賈、桓譚都是有實事所爲而作文來證明他的觀點。另外，在佚文篇有：「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的說法，在對作篇有：「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的論調。因此，在自紀篇

裏表白自己創作的目的時說：「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由這一連串的文字看來，王充似乎還是很注重文章的實用價值，當然這是不可否認的，不過我們應當了解文學的獨立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來的，它所經過的挫折磨練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那裏能靠一個人的力量來建立。話雖如此說，王充已經跳出德本文末的觀念是無可諱言的。關於王充論爲文當有目的一項，對作篇裏敘述爲何要作論衡的一段文字裏可以得到一個梗概。他認爲論衡之造是爲了去虛言實，矯正浮華的世風，不得已而作的：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

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

這一長段話裏，一方面說出作論衡的原由，一方面指出浮

華之辭的危險，而以不能不作，不忍不作終結，由前面所引用的材料綜合來說，王充所謂作文當有目的，並不含着一切文章都應該是實用性的意思，而是表示當真有話要說的時候，才提筆行文。作文的目的是在宣洩內心裏必須表達的意見。我們若再參考下一段討論行文之態度的文字對這一層觀念，必能有更清晰的了解。

(三) 為文的態度

超奇篇有一段話說：

「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

這段話正可以代表王充對於行文的態度，也正可以用來證明王充對由衷之言的重視。他又說：

「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具發於心，其實一也。」（註六）

因其「發於心」，所以爲文之標準不假外求，而只以有否真情爲斷：「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謫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

（註七）因其以真情爲貴，所以行文不務浮華，只在求其平實易曉：「夫筆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

義可曉。」（註八）又曰：

「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意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根據以上所引用的材料，簡單地說，王充認爲行文的態度是要有實情。因爲他重視以實情來作文的態度，所以反對浮華無實的言辭而標榜文露意直的體裁。再看他作論衡時態度的表白：

「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註九）

「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

(註十)

「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註十二)

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註十三)

「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

亦如此焉。」(註十三)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

言也，曰疾虛妄。」(註十四)

由上面這些話，王充自己作文章的態度可以很明顯的表現

出來了。因此，當有人「或譴謂之淺。」的時候，他就答曰：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

者，……夫不得心意所欲，雖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

以脯也。」(註十五)

於是環繞着，「疾虛妄」這一個中心觀念，王充對行文的態度可以歸納爲五項：

一、不必艱深：除以上所引用之材料外，自紀篇中：「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兩段亦可證明。

二、不必從俗：參考前文：「論貴是而不務華……諷習而已，何辭之有？」一段。

三、不必純美：「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

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註^十）

四不必合古：此意當在下一段——王充之創造精神中闡明。

五不嫌文重：「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

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

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

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

（四）創造的精神

以上，依次談論到王充之文學理論的三面：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文學的目的以及爲文的態度。下面我們要繼續討

論王充之文學理論的第四項：他對創造精神所發表的見解。

在各種文體中，王充最重視的却是造論著說，因爲這種文章是憑作家的創造精神所寫出來的，不是刻意模仿古人或者利

用脫胎換骨的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在佚文篇，他說：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文所能爲也。

他認爲，能夠造論著說的人必定有融匯今古，貫通前後的
能力，於是在超奇篇中說：

「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

又說：

「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

由於他深深地讚美這種獨創的精神，因此不留情地譏刺「覽見廣博，不能擷以論說。」的人物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而不惜用力來袒護偽造古文獨創新說的人物，下面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漢孝武皇帝之弟魯恭王因拓展自己的房舍破壞了孔子舊宅，獲得佚尙書百篇，可是「博士郎吏莫能曉知」，於是「徵天下能尙書者」，結果，「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沒想到成帝居然「出秘尙書以校之」，可是「無字相應者。」當然，「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可是精彩的却在後面：「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

16

，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對這件事王充發表了他自己的意見說：「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邁，希有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或當作寡），成帝赦之，不亦宜乎。』（一註^{十七}）看了這一段話，我們可以了解到王充批評模仿，攻擊媚古乃是必然的事實。自紀篇說：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

文辭相襲，是則三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至於案書篇更說：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威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通，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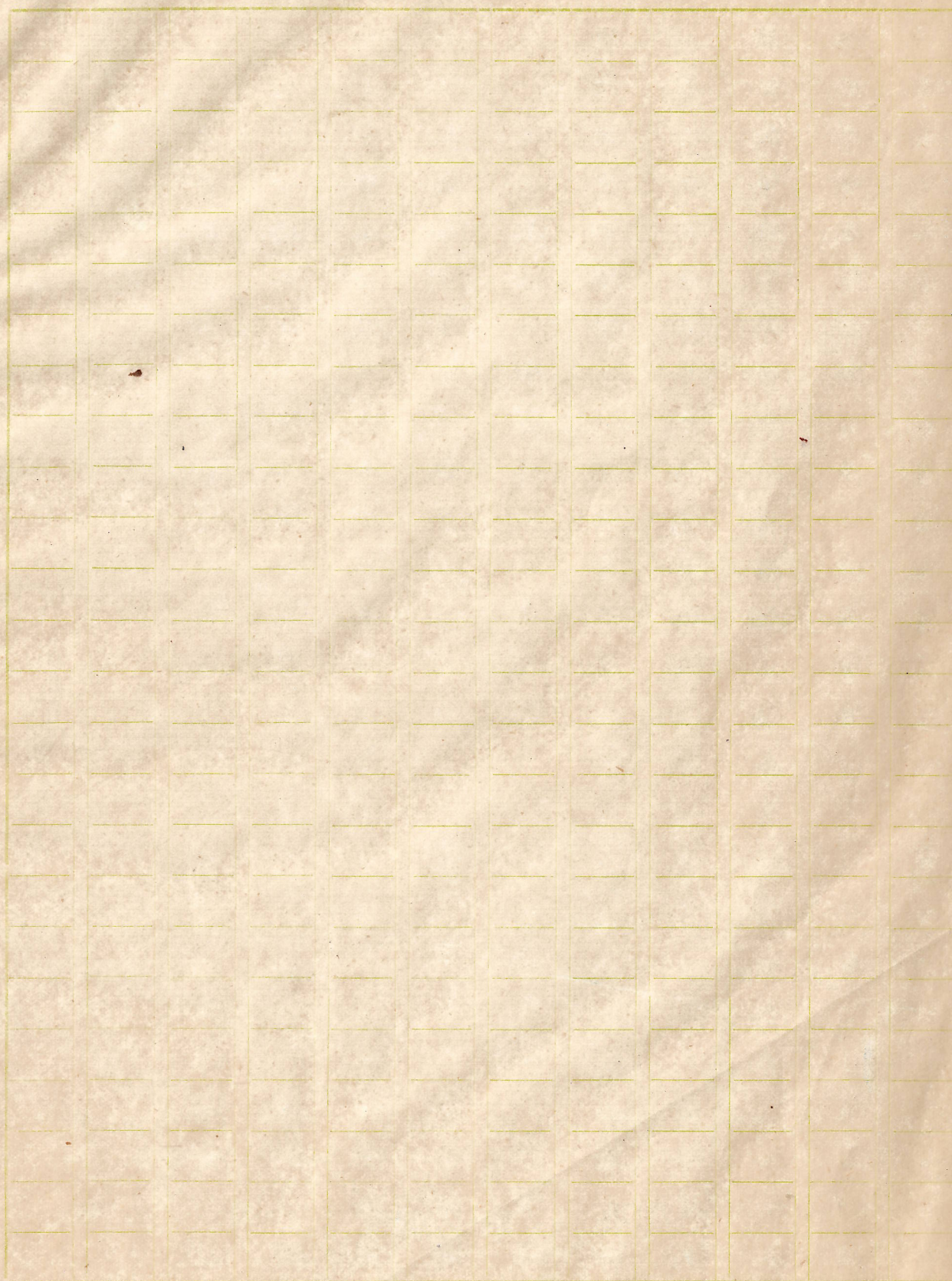
17

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這段話裏所引用的人物書籍，有很多都已失傳，然而王充的意思在這裏却表現得很清楚。又在超奇篇，王充說：

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辭論說，安得不茂？」

這簡直在說今實勝古了，文學發展的觀念，在王充的定論裏已經露出痕迹。綜合來說，王充由於重視造論著說之文而推崇發抒獨特的見解，因此卑視模仿的文字，反對媚古的心理，這一連串的觀念我們就用王充的創造精神來代表。



第四章 葛洪的文學理論

(一) 概說

前面化了相當的篇幅，從四方面來討論王充的文學理論。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爲文的目的以及行文的態度三項都是屬於提高文學身份的理论，而創造精神一項則是爲了貶斥模仿而提出的見解。如果用近人描敘葛洪的名詞來表示，可以說王充的文學理論一方面是提倡文質並重的，一方面是發揚今實勝古的。研究過王充的文學理論以後，再在葛洪的作品中發現這些見解，就不會感到特別驚訝了。當然，文質並重和今實勝古兩項在葛洪的學理論中佔有相當的分量，這是不容忽視的，但是有王充在先，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葛洪的這種說法並不是創見了。那麼，

葛洪在文學理論上到底有甚麼貢獻呢？這個問題，等到敘述完畢葛洪承繼王充而予以發揮的那兩項文學見解以後，再詳細的來討論。

(二) 文章與德行並重

德行比文章重要的觀念，籠罩了整個的漢朝——王充並沒有打破這個觀念。就是到了晉朝，老莊之風大盛的時候，葛洪仍是默默地承認的。所不同者，他已經跳出了文章純粹是德行的奴隸這種偏激的論調罷了，然而這種覺悟，王充就已經表現得很精彩了，葛洪不過說得更激烈，更清楚而已。

抱朴子循本篇把德行文章相提並論說：「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

又在逸民篇說：「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把立功踢出，單提立德立言，這表示，葛洪有意地把文學提升起來，使他與德性並行，一同作爲「君子之本」——這個意思在尚博篇裏表現得更清楚：

「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閤生鷹之所蔽，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韓未得比焉。」

看了這段話，王充「文章國之符也」的說法不覺又復現

出來，相較之下，當然還是葛洪的立場比較明顯，堅定。尚
博篇另一段話可以作證：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
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
格是可識也。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莖可以
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一

看完抱朴子這段辯論，我們不禁要發出「何其脆弱也」
的嘆息了，表面上他是在爲文章爭地位，事實上給予人的印
象却是相反的，好像文章不過是傳道的必要工具而已。這實
在是時代的限制，我們不能以此深責葛洪，就是到了現在，
純粹藝術的自覺——即是完全以藝術本身爲價值的理論仍舊不

易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然而，葛洪即從另外一個角度發表了極爲精彩的見解，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華。他說：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一註也）

是的，他雖然承認了德本文末的觀念，但不肯完全跟隨着世俗走，以爲文章只是小枝，本身毫無價值，而德行才是唯一的標準，所以他又說：

「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以焉。吾敢捨易見二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一註也）

到底德行與文章何者易見，何者難識，本來不容易下定論。葛洪用盡心機想要爲文章爭地位，然而又脫離不掉傳統的糾葛，所以發出這段「妙論」，可以使人想到一個新觀念的生發以及一個舊觀念的去除是多麼艱難的事。關於德行與文章的優劣，尙博篇還有一段話：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

這段話當然也不能令我們滿意。那麼，關於文章的價值一項，葛洪到底有沒有獨特的見解，還是他根本沒有跨出王充的藩籬呢？葛洪確有不同凡響的理論，他已經超出一般人

爭論「德性與文章孰優」的範疇外，更深一層，更遠一點來
 討論文章的價值了，因為德性和文章這兩個名詞本身就有問
 題，就不容易下界說，再根據他們來討論當然更含糊，更容易令
 人發生混淆的感覺。葛洪對於這方面比較突出的見解要在
 後特別介紹，現在先引一段話，看看他所謂了解文章的義意
 ，也可以作為葛洪談論文章德行諸問題的結束：「若天翰迹
 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
 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
 ，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
 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
 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使繁之一例。斯伯
 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斑

秋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
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
者也。一

只有當我們割開含糊的觀念，譬如文章一詞，直正走入
其中，觀察其內容，了解其精義，才能發表比較確定的言論
，才站得穩，才不會膚泛落空。葛洪這一段話告訴我們，他
所了解到的文章不是只有一種形式，不是只有一種內含。才
華高超的人可以隨着自己的興趣去拓展，去發揮。在文章的
境域裏，表現的方式是無窮的。有了這種了解，文章的價值
，地位以及與德性的關係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來，前面已經說
過，關於葛洪這方面的見解，將要特別加以解說。下面先來
研究葛洪古不必勝今的理論。

(三) 古文不必勝今文

首先看看葛洪如何答覆「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這個問題。他說

：

一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傾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闢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

他所謂「不必悉滅也」正表示持着客觀的態度，換一句話說，古的不一定比現在的好，現在有些作品也可能超過古代的。但是，當時的人並沒有這種想法，所以他又說：「世

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一以至於：「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文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一由於崇古的心理如此的偏激：「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出薄於比肩也。一當時有價值的東西是很難被人發現的，「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明。一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一與葛洪同時的人，不單是文章，幾乎一切都以古代爲佳，在這種氣氛的籠罩之下，今之才士當然不及古之枯骨囉！所以他說：「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

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剗弦者，諒有以而然乎！——（註十九）。

另外，在廣譬篇也有同樣的說法：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

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充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然而，葛洪以爲，當世都確實有不少值得稱頌的佳作，

只是時人沒有辦法欣賞罷了：「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靡諛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一一註二十一。事實上，拘泥於古人的園囿裏，根本是不必要的固執：「夫三王不相治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破甲以升廟堂，重^蒙以當隆暑乎？一既然崇古的心理如此不切實際，沒有價值，爲甚麼却統治了當時無數的人呢？葛洪也提出了他的解釋：

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說有耳[〃]無目何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刻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賣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常人同之於瓦礫也。

這真是把當時媚古的心理剖析得淋漓盡致了，難怪近代治文學批評史的學者要把打擊道學家的功勞歸於他了。其實這些話的火氣雖然比較大，葛洪對傳統的態度，古今的關係却有着客觀而正確的看法，接着，他說：

「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的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諒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與差也。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擅百優，不可混爲無異也。」

把傳統的

陳

跡當作素材，當時的文章則是利用這些素材

再施以加工而成的，於是文學上發展的觀念可以在此建立，古不必貴於今的說法也可以在此成爲定論，這確實是不平凡的見解。最後，我們引用鈞世篇的一句話，作爲葛洪評論今古的結束，在這段話裏我們可以體味到近人稱頌葛洪打破媚古心理而創立今實勝古之說的根據：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三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一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枚、盧鈺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朝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

作補亡詩，白華，甲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一

四) 其他與王充相同的文學主張

另外，對於古書之所以艱深難懂，葛洪有類似王充的意見。並且他也偶而提到一些關於爲文的目的及態度的問題，但是大概都超不出王充的範圍而且與王充極爲相似。因爲他們都涉及到葛洪的文學理論，捨去未免有遺珠之憾，所以一併敘述在此。

抱朴子鈞世篇說：「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深耳。一此與王充自紀篇：「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

，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一一較相比，如同出一轍。

葛洪對於文章實用的目的仍是堅信不移的，他所談到的文章或文學，不是現代所了解的藝術形式而是以議論文爲主的文章，所以他注重子書，他的目的也許並不是徵聖尊經而是要人能總原本以括流末，所以尚博篇說：

「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蒿獄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

這段話的意思，實在與王充「疾虛妄」的見解相一致，

26
我們如果引用尚博篇的另一段文字就可以充分地證實這個說法：

「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奔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前面已經說過，葛洪對文章實用的目的仍是堅信不移而尊子書，疾虛妄都是這個觀念的生發，在辭義篇裏更能加強這個看法的正確性，他說：

「⁷ 葛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遁，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蕙草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

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葛洪貶斥虛美而尊重實際內容的見解，在應嘲篇裏還可
以找到相當有力的證明，比王充更積極，更明顯：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
，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商，若徒阿順諂諛，虛
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

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艷以取
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謚真僞，欲
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
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

「不忍違情曲筆」所以是真有所感的文人君子，不把作
文當兒戲，要講自己不能不講的話，只想要「心口相契」而

不管後果如何，即使因爲不從俗浮沉而至孤獨一死也在所不惜，文學的莊嚴性在此顯見，它的價值與地位也就自然的樹立起來了。葛洪於是進一步提醒屬筆爲文的君子，應該用甚麼態度去創作：

「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槌擊流遁之闡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

那麼，欣賞者應當以什麼態度去研讀時人的作品呢？既然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而「屬難驗無益之辭」，讀書之人就不有一些批判的能力了，在這裏葛洪懷疑求證的精神又與王充相符合，看看廣譬篇的一段話就可以清楚了。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譁譁之毀

興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用，遂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一

(五) 葛洪自己的見解

葛洪與王充暗合的或者承繼王充而加以發揮的文學理論，已經分成三項——文質並重的觀念，古不必勝今的理論以及其他與王充相同或相似的文學見解，在前面討論過了。接着，我們進一步來研究葛洪的文學理論中比較有價值，比較有啓發性，因而比較重要的觀點。我們很難用一兩句話把這個觀念闡述清楚，也不很容易把它有系統的表明出來。簡單而籠統的講，可以說由於這個觀念，葛洪把文學從傳統的樊籠裏解救出來，使它能向不同的領域去發展，變成獨立而有生命的藝術。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文學的界說因而擴大了；基

於這個觀念，以後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都可以在學理地滋潤之下自由地成長起來。現在，我們還是先來說明這個觀點，等到最後，再下結論。

關於這個觀點也可以概略地分作兩層來討論。首先來
看，葛洪如何打破傳統中狹隘的文學觀念，教人擴大眼界，
深入一層地來研究。在百家篇裏，葛洪對：「學者專守一業
，游井忽海。一的情形大表不滿，於是斥責這些人，說他們
是「蹊蹟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一因為他認為
：「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難知將旦
，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
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蠍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一一註三十一在尚博篇他說得更清楚，不跨開一步，不深入一

層是根本沒有辦法了解文章的堂奧的：

「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蟬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典，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髻，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道理很簡單，因為創作文學的人物既然各個之間並不相同而他們自己所有的限制及所用的方法也互相差異，根本不能用一種標準來衡量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葛洪說：

「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瀦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聞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

29
免嗤也。——註三

也許有人要提出異議，說這段話只能表示葛洪勸勉秉才不同的作家應當各適其性地去發展自己之所長，不必好高騖遠而已，並沒有要打破傳統上狹隘的標準，藉以擴大文學之界說的意思。我們暫時不必爭辯這一段話引用得當否的問題，先研究一下其他有關的材料。再下結論。葛洪對妄加評判的人作了以下的描述：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懷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

這是說明大家都有自己的限制，不能跳出以自己的主觀見解作爲批評之標準的錯誤，由於這種錯誤，葛洪特別提出

古人的態度或藉古人的口吻而發表自己的意見，要大家看得廣一點，遠一點，不必拘泥在一個標準之下：

「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昆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並次典誥。一一註之」

「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櫓之嶺而損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一

當然，這兩段話還不夠，它們可能只是葛洪為了才難而發表的感想，但是，由於這些說法，我們至少可以斷定葛洪已經有了只要是夠水準，有價值的，不管出於何家何派我們都應當接受的看法，這正是打破狹隘的文學觀念所必須具備

的基礎。

葛洪以爲，文學的創作渾彙萬品，屬筆之家只要才華夠，都可以自由的去發揮。模仿，抄襲或者順着一種理論去拓展都不是正當的途徑。有人問他：

「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攝景，非瑩磨之力，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臣惠芬馥，非谷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覩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是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回答，如果費成他的說法，未免標準定得太高，把作文限制在「挺逸麗於毫端」一個概念之下，但是，他的說法又確有幾分道理，反對是根本不必要的，葛洪答得很好：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像山積，非匠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由於這些辯論，只把文學當作一種特定的形式是站不住的。狹隘的文學觀念被打破了，文學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具備了許多可能性，能夠自由地向各個不同的領域去發展：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色色^非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妙知忘味之九叔，雅頌之風流也。考摭梅之醜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

沈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勝迹有遲速，則進趨有遠近。一

葛洪在文學上的特殊見地，第一層，打破傳統中狹隘的文學觀念已經概易的敘述完畢。爲了把文學的領域擴大，只打破狹隘的文學觀念是不夠的，所以他進一步提醒大家應該重視各種不同的言論，以培養雄厚有力的文件體，這就是第二層。在百家篇，抱朴子說：

「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說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

這是告訴我們，不要隨便卑視各種不同的言論。因爲只有那些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話之間。「才」輕

奇賤異謂爲不急。——他們「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
思，而不識合鑄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
，羣色會而衰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只有當我們把眼
界放開，心胸擴大的時候才能融貫各種道理，發出比較完美
，比較高一層的言論。但是，觀照小道的心情，是在自己有所
主張的情況下進行的，不然，免不了會陷溺在支離破碎中
。換句話說，小道是應當被重視的，但是却不能因爲重視各
種論調而摒棄了本末先後，重點重心的觀念，所以葛洪說：
「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精思而不識合鑄銖可以
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
子論深美之言，眞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衆於桑間，均龍
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這些雖然可以證明葛洪曾經提醒大家應當重視各種不同的言論，但都只是理論上的探討，在省煩篇裏，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實例來支持這個觀點。葛洪是儒道之間的人物，不管站在儒的立場或是道的立場，他都不會贊成墨子的言論。可是，他的態度却極爲客觀，根本沒有一點門戶之見，這種胸懷實在可佩，他說：

「古人詢于易，博探重誥，狂夫之言猶在擇言，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迷耳。至於識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又說：

「百家之言，與善一揆。善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

，猶針砭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一

因爲他重視各種不同的言論，不肯專門在章句文字裏推敲，所以長江大河挾泥沙而下的情形是免不了的，這正表示他的氣魄雄偉處，同時他也覺察到這一點，而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

因爲如此，所以：

「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凌山之流。」

讓我們再看廣譬篇所用的比喻：「萬洪不斤斤計較於章句

而以雄厚爲重的見解，可以成爲定論了：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

岳不能削其峻以副涉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微以苟通於狹

路，高士不能奪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前邊已經提到過，葛洪的文學理論不是針對藝術性的抒

情文而言，而是環繞着實用性的議論文而發，實一點說，葛

洪對文學所發表的見解是以說理性的散文爲對象，而不是以

藝術性的^美文爲對象。因此，他特別重視雄厚有力的文體。

我們可以從他批評文病的文字裏去了解：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警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研

而無據，證援不洽，皮膚鮮滑而骨髓迴弱也。繁華疇疇則七曜以高麗，沈微論妙則濟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淡，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一一以習煩言充一為深者之病，以一妍而無據一為淺者之病，而以一繁華疇疇則七曜以高麗，沈微論妙則濟玄淵之無測一為理想的文體。葛洪的態度在這一段文字裏表現得很明白。他所主張的文體是一種外觀繁富而內容深沉的文體，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雄厚有力的文體，葛洪甚至說：

「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一」

在表面上看好像與王充所謂「文多勝寡」，「事衆文不得備」，完全相同，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當然王充和葛洪都

是推崇散文的大家，可是關於應當用什麼態度來表現散文這方面，葛洪的見解遠在王充之上。

由於特別重視雄厚而有力的文體，葛洪對學採取一種奮勉的態度，我們把它略加引述並以此結束這一段的討論。抱朴子外篇卷三即是勸學，他說：

「夫學者所以澄清性理，^以敷揚埃穢，雕鍛礦璞，鑿鍊屯鍾，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用莫致^致致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

並且還拿古先聖賢讀書努力的實例來勉勵大家：

「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

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勞鉏，路
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樞格以受業，寧子勤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
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聞播于罔極也。——
因為如果不學習不讀書，根本不能旁徵博引，窺見至理，
還談什麼爲雄厚而有力的文章呢？——
「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
儒道之弘遠。」——

我們已經把葛洪的文學理論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與王
充暗合或承繼王充而加以發揮文學的觀念，另外一部份則是
擴大文學界說，提倡雄厚而有力的文體，表現獨特精神的文
學見解——順次敘述於前，雖然並不能因此獲得許多確定的結

論，也不能斷定葛洪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究竟佔了怎樣的地位，但是，至少對葛洪的文學理論，從淵源和內容兩方面講，有了比較明確的了解。我們也可以大膽的認為，坊間文學批評史中所討論的葛洪只是步王充後塵的散文擁護者而已，事實上，葛洪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建樹遠比破壞傳統所提倡的文質並重，今實勝古兩個觀念要大。他教人擴展眼界，深入一層的研究，教人注重小道，研習學問的言論在文學批評上有着極大的價值。附帶有一件事要特別提出來介紹，即是葛洪的作品——抱朴子本身就完全符合了他自己的文學理論，而成為西晉散文的最高峰。這個看法，可以從他筆調的清晰，用語的謹嚴，和結構的完整幾方面來證明，尤其是他長於比喻，工於運用雙起雙落的表現法，更奠定了其論文本身在文

註一 如漢末三國時代曹丕典論論文，曹植與楊祖德

書等。

註二 在文學批評史中，居後者不必都比較有價值，

然而葛洪的文學思想是承繼王充而來，因此其

成就也比較大。

註三 據開明書局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第九章葛洪第

三七頁。

註四 皆見論衡超奇篇

註五 見論衡對作篇

註六 見論衡超奇篇

註七 見論衡自紀篇

註八 見論衡自紀篇

註九 見論衡對作篇

註十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一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二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三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四 見論衡佚文篇

註十五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六 見論衡自紀篇

註十七 見論衡佚文篇

註十八 見抱朴子外篇尚博篇

註十九 見抱朴子外篇尚博篇

註二十 見抱朴子外篇博喻篇

註三

見抱朴子外篇辭義篇

註三

見抱朴子外篇尚博篇



參考書目

(一) 抱朴子內外篇

葛洪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

刊

漢魏叢書重刻五柳居陶氏平

涵芬樓景印道藏舉要本

嚴可均校勘記四錄堂類集本

(二) 論衡校釋集解

漢王充撰劉盼遂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論衡校釋

黃暉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商務印行

(三) 中國文學發展史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四) 中國韻文概論

傅隸樸著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會出版

(五)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六)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朱東潤 台灣開明書局印行

(七) 中國文學批評史 陳鍾凡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八) 中國學術史論集 錢穆等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會出版

(九) 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會出版

(十) 全晉文 嚴可均校輯 上海醫學書局景原刻本